



杨诺夫斯基短篇小说集



11831

810(1)
A605

楊諾夫斯基短篇小說集

〔蘇〕楊諾夫斯基著

烏 蒙 譯

(A448/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Ю. Ивонкин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 年版本译本精译

楊諾夫斯基短篇小說集

原著者 (苏) 楊諾夫斯基

翻譯者 烏 蒙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幅 1/32 印张：6 5/8 字数：128,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13078·1415

定价：(八)0.54元

尤·伊·楊諾夫斯基簡介

尤利·伊凡諾維奇·楊諾夫斯基是蘇維埃烏克蘭著名的作家、短篇小說大師，他於一九〇二年誕生在叶里薩維特格勒市一個子女眾多的小市民家庭里。楊諾夫斯基的父母自己雖然識字不多，但卻想盡一切辦法使楊諾夫斯基讀完小學，接着又讀完實科中學。從一九一九年起，他開始過獨立勞動的生活，當過統計員、檢查員等。一九二二年，尤利·伊凡諾維奇進了基輔工學院（由於健康惡化而不得不自三年級起輟學），並在同年發表了第一批文藝作品。正如其他許多散文作家一樣，楊諾夫斯基的創作道路也是從寫詩開始的，這些詩歌有的是用俄文寫成，有的是用烏克蘭文寫成。很快他就成了專業作家，為報紙寫稿，在電影制片廠里當編輯。

楊諾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充滿了革命初期和國內戰爭時期的熱情，它們以鮮明而豐富的語言和緊張的情節一下子吸引住了人們的注意。長篇小說《騎手》成了他的這一時期創作的頂峰，它在一九三五年出版後立刻被譯成俄文。這部小說的特色是對周圍現實的非凡敏銳的理解和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它給作者帶來了應得的榮譽。

楊諾夫斯基在他的二十五年以上的文學活動中寫過各

种体裁的作品。除了长篇小说《造船能手》、《骑手》、《和平》以外，他还写过四个短篇小说集——《简短的故事》（一九四〇年）、《祖先的土地》（一九四三年）、《基辅的故事》（一九四八年）和《新书》（一九五一年），——以及许多话剧剧本（《不列颠女郎的哀歌》、《子孙》、《王朝之子》等）、电影剧本、特写和论文。楊諾夫斯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紐倫堡审判案^①中为《苏维埃乌克兰》报所写的通讯，是热情澎湃的苏维埃政论的典范，直到现在还保有它们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辑录在本书里的是选自四个集子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组曲《市集》，这部作品由于楊諾夫斯基在一九五四年的早逝而没有写完。

① 指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首要战犯。

统一书号：10078·1415

定价：0.54元

目 次

尤·伊·楊諾夫斯基簡介·····	III
------------------	-----

旅行·····	1
一个紅軍战士·····	12
少女·····	14
“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达尼洛老爹·····	20
穿过前綫·····	26
在廢墟中·····	37
在矿井里·····	61
童話·····	97
一个冬天的日子·····	111
市集·····	121
艺术·····	147
新年晚会·····	172
在草原上·····	195

旅 行

我又在大海濱張起了我的帳篷，
又揚起了我的風帆——翻翻欲飛的家室之影，
狂風，我的老友，用它那草原的熱浪
拚命地叩打着我的青色的頭巾。
蔚藍的大海呀！你那飽含海水苦味的遼闊的空間
醫治着我的倦怠和哀痛。

我在路上走着，走了不知多少里程，
逝去年華的灰炆沉落在我冰涼的心中。
葡萄園上是一片天藍色的綢子，
我走着去採摘葡萄串，
我著迷地工作到精疲力盡，——
忽悠悠墮入了夢境。

我夢見我充滿了眼淚的童年，
我夢見不久前剛吹過的青春之風，
夢見光榮祖國的world理想，
夢見同伴和書本，夢見車聲隆隆，
還有家室之影——輕佻而任性的風帆，——

我又在大海上当地道的客人……

写于一九三五年

因为果戈理、梅里美和爱倫坡都生活在过去的同一个时代却又成长为近代世界文学的大师，那末活着的奥古斯特·孔德^①就可以說：“人类是由死人和活人組成的；死人远比活人多。”

我一面念叨着这話，一面把光脚板踩在刺上，絲毫不帶惡意地咒罵着一切該罵的人。在我的左边，可爱的普肖尔河潺潺地流着。在我的右边，是一片沙石、灌木和平原。在我的正对面的山上，是雅列斯基村——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富饒的村子。

我是从南方来的，从第聶伯河上来的。我在霍洛德河和普肖尔河間古老的土尔巴依人那里过了一夜，他們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②前一个月搗毀了自己的巴士的獄。接着我穿过布加契卡和烏斯提維查，来到雅列斯基，一路喝遍了在这一百多方公里的地面上碰到的泉水、井水、河水、池水。

您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遇到我的时候，决不会說这是您的写詩的可爱的老友，而会把我当做已經免职的乡村教师，他是到城里去另謀新的职位。我的年齡您是知道的，

① 孔德（一七九八至一八五七）——法国資產階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論的創始人。

② 指法国資產階級革命。

我沒有刮臉，光着腳板（鞋子用手杖挑着），揮着帽子，小包裏有一塊面包和我在路上一路讀着的老阿里斯托芬的集子。^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田畝、蛙、云以及諸如此類的道具上面。

泉水的味道各不相同。我所經過的村子的風味也各不相同。但是無論哪兒的夏天都是一式一樣：茂盛，馥郁，酷熱。

我走進雅列斯基村，開始觀賞各個人家的院子。它們是舒適的，院子裡的土都已踩結實了。有多少人在它們中間跨進跨出，有多少代在它們中間出生逝世啊。連枷在院子里打過多少担糧食，人們在院子里辦過多少頭婚事和喪事，院子卻依然故我。它們既是裝滿人類生活的杯子，又象杯子一般凹了下去！

我邊走邊看。唉，唉，雅列斯基是個多么不平凡的村子。我想起這是果戈理的地方，已經去世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②曾經出色地描寫過它。我在他死後一百年來到这里，我就會知道一切，就會給一切完全吸引住的。我走到哥薩克考爾松家，請求借宿一夜，——他家的屋旁長着一棵胡桃樹，樹上的果子也許連果戈理都津津有味地吃過。我在土台上坐了下來。

但是哥薩克考爾松從屋裡端了一張方凳和一把彎曲的

① 阿里斯托芬（約紀元前四四六至三八五）——古希臘最偉大的喜劇家，《蛙》、《云》都是他的有名的劇本。

② 果戈理的本名和父名。

木椅子出来，我改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方凳上。“你們田里的庄稼长得挺不錯，你的四季豆已經熟了。”“您的眼光还挺准，”哥薩克考尔松回答說，“咱們的劳动組合是照書上的办法耕地的，肥料是鳥糞，它比別的肥料都便宜。”

街上出現了一个戴白色便帽的民警，他帶領着一个干鉄匠这一行当的不相識的公民，这个公民束着一条皮圍裙，俏皮而巧妙地罵着人。哥薩克考尔松滿意地向我递了个眼色：“这就是那个該死的鉄匠，——他会給你把魔鬼戴上鎖銬！这是他在罵他的老婆加娜，她是咱村的村苏維埃主席，咱們管她叫謝尔加娜。^①每当鉄匠喝醉了酒以后，她就把鉄匠关到看守所去。”鉄匠的声音已經离得远了。“可怜的索洛比·契列維克，^②”我思忖着，不能不想起这个索洛比的从前受压迫的妻子。

“請在咱們这地方随便走走吧，”哥薩克考尔松搔着他的烏黑的口髭客气地說。我和他吃着丰盛的午餐，而且沒忘掉喝酒，因为消費合作社就在近旁，社里的貨架上有的是“玻璃之神”。我們碰着杯，喝着酒，火辣辣的太阳斜挂在我們的胡桃树上，考尔松尼哈^③給我們斟着酒，我已經知道她名叫尤希敏娜，并知道伏特卡酒可以使人身体强健，該死的謝尔加娜就听凭她給公文压死去吧。

我們正談得起勁，謝尔加娜本人却赶来了。这是一个

① 村長加娜的意思。

② 果戈理的作品《索罗庆采市集》中的人物。

③ 烏克蘭已婚妇女的称呼，都是在丈夫的姓后加上“尼哈”。

漂亮健壯的青年農婦。她在街上走的時候，象是雅列斯基村的女當家。我們抱歉地向她鞠了一躬，在她沒走過以前一直站着……在她走過以後，我們中間依然沉默了好一會兒。這時候伏特卡酒好象變得苦了一些，胡桃樹在我們頭上片葉不動。“喂，祝你們健康！”大胆的考爾松尼哈舉起酒杯說。

所有的陰雲馬上消散了，蔚藍的天空更加明亮了，時間象是受到魔法制服似地停止不動了。寂靜和暑熱滔滔不絕地往我們身上澆注，宛如不可遏止的起泡的干雨。我們已經把合作社的酒喝光，開始喝家藏的高良姜酒；但是喝了這種酒後，大家覺得既然夠喝，那就更加喝個痛快吧。在這期間，太陽已經完全出乎意料地沉沒在西方，黃昏已經降臨了。考爾松尼哈穿上了一條素色呢裙子，跟一個莊重的婦女應分做的那樣，她是把花花綠綠的裙子放在少女時代穿的。

她的這條裙子是藏青的，裙子上面的圖案是羊齒（各式各樣的裙子有各式各樣的花頭——星星、蘋果、石竹、蜘蛛、玫瑰、跳棋），裙身打着三角欄，下擺垂着銀色的纓絡。這是考爾松尼哈所引為驕傲的東西，而我則煽動着她的驕傲，一有機會就把我的關於裙子的知識擺出來，詳細地問着考爾松尼哈。

我們鎖上了屋子的門，向河濱走去。考爾松尼哈羨慕地凝視着屋子附近的一群孩子，因為她是沒有兒女的。我們的面前是無邊無際地伸展開去的空間，河的对岸是一片黃沙和低垂在水面的樹木，它們在水中掩映出了很長的一條倒影。普肖爾河既是天藍色的和銀白色的，又是黑色的

和淡綠色的。我們從山上拾級而下，更加走近河濱。周圍現出遠方的村子，它們都在地平綫上微微擺動。“布加契卡就在那邊，烏斯提維查也在那邊，”哥薩克考爾松說，“咱們前面是馬其亞舍夫卡，沿岸右邊是希謝克、別列伏茲（瑞典人從前在這兒擺過渡）和巴拉諾夫卡，索羅慶采①就在沙灘後面！”

我們一直走到了水邊。太陽就在我們眼前隱沒了。一群牲口咆哮着打橋上走過。星星一顆顆地在蔚藍的空中出現。傍晚的歌聲羞答答地從村里飄了過來，飛到水面。無休無止的清脆的歌聲，标志着雅列斯基村的夜晚開始了。

黎明時，在戴勝鳥的溫柔的召喚下，我在谷倉旁的干草上醒了過來。透過櫻桃樹葉，我久久地凝視着蔚藍的天空怎樣變為灰色，接着又轉明亮，凝視着一只鸛鳥怎樣象是幽靈似地無聲無息地踱向河邊。唉，在《狄康卡近鄉夜話》所描寫的不變的動人的風景之中，果戈理筆下的主人公是起了什麼樣的變化啊，他們怎麼可以不去拜訪作家本人，不去拜訪作家的童年時代的土地！我悄悄地走了出去，用清涼的井水拭了臉，沒有跟考爾松道別（我是應該跟他道別的），就繞過風車，愉快透頂地走上通往雅諾夫謝諾的道路。

煥然一新的早晨已經普遍光臨大地了。我覺得我在永恒的田野里行走的時候，象是死神的影子。我愜意地嗅着一陣陣吹到我的鼻孔里來的香氣。玫瑰發着紅光，在青草

① 索羅慶采鎮——果戈理的誕生地，屬烏克蘭波爾塔瓦省。

的掩映下略帶上一层藍輝。一个妇女在田埂上行走，她在沉思，象有什么心事。我體驗着真正的激动，尊敬地向她脫下了帽子。她就是那个謝尔加娜。天一亮她就在檢查劳动組合的耕地，她在为大伙的事业操心，因此沒看到我。

我边走着边想着社会主义。四周是一座座宁靜的村子，几百年来已經扎根。在可愛的大自然中，村里不断地进行着阶级斗争。当我们播种社会主义的时候，离前线作战的时代已經有多少年了啊。社会主义正在从地里发芽长大，必須走走听听，听听看看，才能明白在我们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劳动組合的第一批嫩芽已經在各个村子里出现了。第一批謝尔加娜的果敢的步伐在草原上发出了响声。我們知道，最困难的事情是战胜人。我在清晨的肃穆气氛中一面沿大路走着，一面思忖着艺术真是了不起的东西，比它更了不起的是沒有的。必須对一切都去摸摸，必須光着脚板到各处走走，让风儿吹着袒露的胸脯，才能再度了解我們这块卓越的、并非无边无际的土地。大地在我面前伸展成为丘陵和低地；蓄水池旁生着几棵百年柳树，它們正在迎风飄蕩；空中是朵朵白云——那么高聳又那么洁白。

我走了五公里光景，一輛单馬篷車赶上了我，哥薩克考尔松邀我坐上車去。“咱們的敌人才让他們步行，”他說，“我今天一定要駕車送您。”

我們緩緩行駛到了雅諾夫謝諾。一丛烏油油的树木圍繞着这个村子，使它好象是清徹的綠色海洋中的一个小島，好象是从高高悬挂在无底的藍天上的烏云中射下来的一道

黑影。我很害怕来到这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然而又挺熟悉的地方。我会遇到索洛比·契列維克，或者卡列尼克，^①或者教父，^②要不然就遇到养蜂者魯得·潘柯^③本人。

我觉得披着彼得堡式样的斗篷的他正在我的旁边跨着步子，帽子拿在手中。晌午的太阳把养蜂人的僵僵着背的身子照得暖洋洋的。患着精神分裂症的他孤单单地来到了雅諾夫謝諾，他的眼里闪烁着白夜之埃、无底沼地上阴暗奇迹^④的冷寂神色。他凝视着里面住着他的童年时代的农奴們的农舍，凝视着左边那个熟悉的池塘，凝视着低垂的綠蔭，在一棵烧得焦黑的柳树后面消失不見了，而我却独个儿向前走着。

在教堂旁边，哥薩克考尔松解开了馬，喂了它一把干草，他自己躺在車旁的阴影里，无忧无虑地打起鼾来。这使我不由自主地站了几分钟，观赏着他的甜蜜的梦。接着我在教堂周围兜着圈子，寻找着祖上的墓穴。我兜了一个圈子，又兜了一个圈子，用脚踢着磚头，把脚探进坑里——墓穴却沒找到。我的脑子好象受到了雷劈。我穿过广场走向院子。风儿揉乱了我的长发，斗篷揚到了肩上，执在手里的黑色礼帽（这是我在羅馬买的）給风搶去了。“見鬼！”我不觉地嘆道。“人在哪儿呢！我認不出老家来了！”院子里长

① 果戈理的作品《五月之夜》中的人物。

② 果戈理的作品《圣诞节前夜》中的人物。

③ 养蜂者魯得·潘柯——是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話》的两篇序言中所假托的作者。

④ 即列宁格勒。

滿高高的茂盛的青草，房屋的廢墟在綠茵中象是丑惡的死人，我曾度過童年時代的耳房勉強才能找到，——那邊茂密地長滿着鼠芹、雜草和牛蒡。這是我從前坐過的地方。我常把這地方當做我的“公園”，透過園里的樹枝現出了池水。春天的黃昏充滿着鈴蘭的香味。池塘的另一邊上，月光中清晰地露出了百葉窗緊閉的地主邸宅。向外張望的潘諾契卡^③仔細瞧看着一群少女在玩“烏鴉捉小雞”的遊戲。哦，不，——這是冬天，鐵匠伐庫拉^④思念着他的奧克桑娜^⑤……也不是這樣，——這是阿發納西·伊凡諾維奇^⑥尋找着他的普爾海里雅·伊凡諾夫娜^⑦。那就是我種過東西的園子。我所手植的槭樹，樹桩上長滿了苔蘚，蘋果樹變成了野生的植物，我的眼前是一片令人心情沉重的景象。那就是池塘。池中滿是淤泥，蘆葦和浮萍已經把銀色的池面遮住。不久的將來，池塘就連遺迹也會一絲不剩了。我的眼里涌出了傷心的眼淚。我佇立着，重又意識到了我還活着，再一次環顧着四周，但是我的斗篷和長發都已經沒有了。我緩緩跨着步子，一路留神着不触碰樹枝，回到了教堂和哥薩克考爾松那邊，希望把他喚醒，動身到索羅慶采去。

令我吃驚的是，哥薩克考爾松坐在陰涼的地方等着我。他面前的草地上鋪着一條干淨毛巾，毛巾上擺着一只大圓面包，外加十個雞蛋、一只母雞、幾條黃瓜和五條鯽魚，這些

③ 請參看果戈理的《五月之夜》第五節《女落水鬼》。

④ ⑤ 都是果戈理的作品《聖誕節前夜》中的人物。

⑥ ⑦ 都是果戈理的《舊式的地主》中的人物。

东西的旁边是几小瓶酒，两个农民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瞧着这顿丰盛的酒宴。“请坐吧，首长同志，”考尔松说。

我向农民们问过了好，就坐了下去，不了解我怎么会变成首长的。考尔松对我的关切和他从家里带给我吃的那些东西很使我感动。我们各自用手指数着，客气地保持着分寸，喝光了一小瓶酒。我们的面前是养蜂人的房子的废墟。我们却活着并吃着东西。那两个农民默默地望着我们，直到我们吃饱为止。

“你们看，”考尔松说，猜中了我的心思，“你们这些庄稼汉是多么不懂礼貌。这位果戈理不是什么张三、李四，而的确确是一位写书的大作家。你们让他记住了什么事情呢？你们把他的祖坟填平了！”

“我们是尊敬作家的，”年纪稍大的那个农民回答说。“至于我们填平了咱们从前的老爷的坟墓……”

“您真碰上了一件难事，”年轻的农民接口说，他把残渣从毛巾上抖掉，并把剩下的食物和空瓶藏好。这时候我才猜到，款待我的是这两位农民，而不是考尔松。我没来得及向这两个好心肠的人道谢，我们就继续上路了。一片汪洋大海的黑麦展开在我们的眼前，风儿鞭打着我们的脸庞，远方的村子又在小丘后面出现了。

“现在请您告诉我吧，您对刚才吃的东西付了多少钱？”我严厉地说。哥萨克考尔松微微一笑，回答我说：“一个戈比也没花。我不过告诉他们，您是咱们的知识分子，您在写书。是吗，政委同志？”

说了这话，哥萨克考尔松就象老友般拥抱着我，并吻了